

童年的蝉鸣

■李玉辉

在乡下,蝉鸣是可以在整个白天把你的耳朵灌满的。我是说,如果你喜欢倾听的话,它完全可以无止无休地让你听个够。它的不厌其烦,是不是在展示一种高尚的奉献精神?即使你不喜欢,你也逃脱不掉它们的歌唱,在闷热的夏日和黏糊糊的风里,那种过分卖力的宣泄是不是有让你恨之入骨的愤怒?

蝉栖息在树上,树高高地耸向天空,蝉鸣响彻云霄!在乡村,走过一棵一棵的树木,蝉的声音总是源源不断地从中漫延开来。夏日的树叶枯卷着、蔫透了,如果没有一场从天而降的及时雨,乡村里的那些树叶,似乎已经一天天地在人们的惋惜中迈向了生命的不归路。但是,雨水总是会有有的。与雨水一样的,蝉鸣总是会有有的。

蝉们都是趁着雨水钻出来的。雨水一下,土地湿润,从前干硬结实的泥土显得分外通畅了。蝉们的幼虫——那种被称作“知了猴”的东西,终于得见天日。它们趁着黄昏时分,在这一场雨与下一场雨的间隙,顺着树干,爬到树尖。甚至顺着草叶爬到草尖,爬到一棵草叶上,再换到一棵树干上。上到一个高度,探寻另一个高度。高度,在一定的程度上不但护住了自己的性命,而且让它的歌唱得以肆无忌惮。初夏的那些日子里,村子里到处飘扬着蝉们薄薄的外壳。每一片轻盈的外壳里,都上演了一个比一个女人的分娩还要艰难的过程——一次次地蜕掉它硬硬的外壳,把柔软而纯粹的身体脱颖出来的化蛹成蝉的艰辛历程!

可不可以说,是雨水给了蝉第二次生命?从黑暗板结的土层里,顺着雨水湿润了的泥土,终于寻到一方歌唱之旅,一条飞翔之路?炎热的正午,当阳光如抽丝剥茧般地攫取着大地上的水分时,我分明感到,蝉的叫声一声比一声激昂和嘹亮。我曾经走过一棵又一棵大树,踩脚,踢树干,像蝉鸣一样,我把能用上的力气都用上了,但是,我并不能打断它们这场集体的大合唱。它们只是略微停留了一刹那,跟着又是无比嘹亮地歌唱。而且比之前更响亮,像是不满,更像是在挑衅。我实在无法阻止一群歌唱者对生活的那份深沉的热爱!

我于是坐下来,静静地聆听。

那个夏日的午后,那个炎热的村庄。我坐在一棵乡村里最古老的苦楝树下,阳光斑斑驳驳地洒在我黑得透亮的皮肤上。微小淡紫的苦楝树花,被阳光灼热的手编织成一张一张不规则的图形,我的身子成了光阴深处无声的舞台。但是乐曲还是有的,伴奏还是有的!铺天盖地的蝉鸣远胜过所有的音乐。是的,它们是单一的,单调的。但是,那只是浅见。当你闭上双眼的时候,蝉鸣完全可以把你带到一个你最想去的地方。

风轻轻地吹了过来,微风轻拂,热浪翻滚。蝉鸣声仿佛在波涛里行进的船只,起起伏伏。一只蝉先是拖一声急促而响亮的鸣叫,再一声急促而响亮的鸣叫,接连五六声后,转为两声悠长的长鸣,最后又回到两声急促而响亮的鸣叫。就那么一忽儿的工夫,一首旋律“绵延性”与演唱“抒情性”的练习曲在夏日午后高度融合。

不多时,四周已是蝉声大作,依然有先前的独唱,声音此起彼伏,也有合唱,协调共鸣里有着厚度、张力和热情爆发。整个乡村,是一场精彩的动人心弦的大型交响乐。

也有这样的時候,一只蝉“噗”的一声落在我拱起的膝盖上!我神游远方的思绪顷刻间化为关注眼前的精神抖擞。这是一只刚刚蜕变的蝉,它浑身微润、色泽鲜艳,薄薄的蝉翼晶莹剔透,纹路清晰历历分明,堪比一件完美的艺术品。但是它绝不是一只弱不禁风的蝉。日照炎炎,无数的蝉鸣声化作空气里振奋人心的铿锵擂鼓声、号角声,似乎是受其鼓舞,我清晰地看到,只那么一忽儿的工夫,它就变成了深褐色,刚刚还被轻风吹得似乎要卷起来的翅膀也一下子硬朗起来,但是,它没有起飞,它鼓动着腹部,一下一下地颤动着,细而尖的声浪于是波涛般荡开来。

也有这样的時候,一只在夏天里热烈欢唱的蝉还未能过完这个夏天,就一头栽下树来。我久久地捧着它,它一动不动的姿势让我的目光长久地依然。但是,在我的头顶,在不远处,整个夏日的蝉鸣之势并没有因此而退却。

忧伤一闪而过,蝉鸣依旧继续,并从我的童年一直响彻到今天!

顶着“中国传统村落”头衔的中田村,有几分姿色。村子后依青山,前临水塘,一色青砖砌就的民居,朝阳斜照的砖瓦间,透射出几分沧桑。

村前池塘引活水为源,水清凌,形似半月,我欲唤之“半月塘”。但见塘底有游鱼逐云,水面有微风漾波。站到月塘的月背面,正对村落,就着几棵依依垂柳,看倒映水面的屋舍,穀纹中透出水乡模样来。那些衣着斑斓的女子,袅袅婷婷从水边走过,因了这汪塘水映照,自是添了江南女子的灵动。身处杨柳轻风,已由不得我心如止水。

流连于村巷,脚下的长条石板被远去的年轮打磨出青光。拐角处回头,尽是忙着摄影的人们。无人去探寻藏于斑驳墙缝中的记忆,也无人提及粘在檐口蛛网里的童年。轻轻推开一扇破旧木门,屋顶洞穿的光束,如一柄锋利长剑,欲划破陋室的尘封。吾亦时间过客,纵是窥见岁月痕迹,又怎能识破一屋子秘密?

村落以外,一马平川的田亩,水稻青青,渠水悠悠,香草溪边柳。双双新燕,贴地争飞,风过稻田,时时惊白鹭。抬望远处的高山草甸,漫山只披一层草绿,轮廓圆润,整个山峦在和煦阳光照拂下,像覆盖着一匹熨贴的绸缎,极具柔顺丝滑的质感。更远处是更高的山,一座座矗立山巅的风力发电站,在云雾中时隐时现,巨大的叶片如风车在时光中慢转。徒步去磨厝里峡谷的路上,原生态的山水田园如画卷,就这样慢慢展开于我们的眼前,恬静、生动、亲切而自然。

孕育万物、供养万物的广袤农

中田村记

■彭发灿

村,恐怕只有血液连着沟壑,扁担挑着日月的农民,才最有资格做大地的主人。而此时从城里来的我们正在沦为看客。风暖鸟声碎,日高禽影重。走村过巷,草丛里的鸡鸣,房檐下的狗猫,如退居乡间的隐士,觅它的食打它的盹,丝毫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只有屋里或坐或站的村民,隔着半掩的门,好奇地打量五颜六色的人群。不经意间与他们四目相对,从他们躲闪的眼神中,我收获了满村的善良与纯朴。天气晴好,清风怡人。曾经拼命逃离的乡村,此刻于我,既陌生又熟悉,脸上尽是与泥土之上乡野众生久别重逢的欣喜。

溪头洞边,慈祥勤快的大妈,就着清冽的山泉,捣衣刷鞋。那熟练的动作,似曾相识的背影,像极了我的母亲。沟渠纵横的田畴,偶见荷锄的农夫,似父辈伫立阡间,守望正在分孽的水稻,一言不发。我们听见风翻禾梢的沙沙声,或许他们早已听到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的热闹。天地渺茫,田野辽阔。风起原野,瓜果飘香。蜜桃、杨梅,已在枝头羞红了脸,丝瓜、南瓜,张张扬扬吊满瓜架。只有紫红的茄子,碧绿的辣椒,谦虚地低垂在枝叶之下,聆听我们的足音。西瓜、香瓜最为坦荡,不遮不挡坐在地头任人评论。不误农时的土地,从来都是秀色可餐。

磨眼里峡谷很考验勇气和体力,我们需要越过一座山背,方能探入谷底。上山的路陡如墙立,窄处仅容一足。一路怪石层出,沟洞时连。因此我们不得不跟随地形变换身姿,时而猫腰躬身,时而攀壁扶藤。

通过绿荫蔽日,苔藓铺地的山

背,穿行“磨眼”进入谷底,这几米的距离可谓步步惊心。你必须将直立的身体塞进漆黑且只容一人的“磨眼”,双手紧撑湿滑的洞壁,半步半步地试探着往下,容不得你转身,容不得你回头,屏住呼吸,只有怦怦心跳。身处半密闭空间,才真切感受到,周遭的石壁趁着黑暗,仿佛正悄悄地向自己挤压过来。或者只有此刻,你的身体紧贴冰冷的岩石,才意识到自己的渺小。敬畏自然,你是活色生香的生命;轻慢自然,你是粉身碎骨的尘埃!

小心翼翼下到幽深狭长的谷底,人人额上都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。好在谷底岩洞众多,幽凉的空穴来风,很快驱尽一身燥热。在满目铁灰色的石林中穿行并不容易。怪石嶙峋,突兀桀骜,稍不留神就要与身体亲密接触。峡谷没有现成的路,有时还要在逼仄的石缝间探索前进。几次误入歧途,幸好迷途而知返。峡谷终于走成山谷,众人击掌放歌,歌声唱和鸟鸣,回旋山谷。笑语喧哗,舒缓跋涉的劳累和紧张。

也许是没有刻意修饰的乡村拓展了他们的审美视界,也许是简静直白的生命原乡抚慰了他们的审美疲劳。一片还在午梦里徜徉的向日葵,被蜂拥而至的人群惊醒。措手不及的小太阳们被迫与他们合影的同时,两条田埂外的村民,正纷纷掏出手机拍着游人。看来乡间的一草一木,丰富了城里人的镜头,而城里人的一举一动,正点缀着乡村的生活。

旷野归来,就餐于农家。瓜果蔬菜,人皆呼味美。请教奥妙,主人回应,客人唇齿生香,得益这方水土之上的应季时鲜。季候不舍万物,心情出美食。我想,这顿饭菜之美,除去食材得天时地利之便,更多归功于久违的山野阡陌,馈赠我们无限惬意。

与父亲同榻而眠

■陈中奇

自己的个头差不多跟父亲平齐了,只是父亲健壮,而我还单瘦。摊开被子,背向着他,我问:“你睡哪头?”父亲答:“你睡里面,我睡外头。”我有一刻是迷惑的,还没说好各睡哪一头呢,也不敢多问第二遍了。快速除掉衣裤,光着腿,就着站的那头钻进了被窝,靠里间平躺下,假装灯光刺眼,微闭着眼假睡起来,其实偷偷留意着父亲。

父亲侧向着我,头发乱蓬蓬的,敦实的身影拉长了,投映在房间墙上,窸窸窣窣地脱了外衣裤,搭在床前椅背上,只留一套薄薄的青灰的秋衣秋裤。他大喇喇地掀开被窝,引起一阵凉风钻进来,躺进来,随即“啪”的一声,拉黑了电灯。黑暗真是一种自由啊!我睁开了眼,身子不由地往里又挪了挪,挪到了被子最边缘,明显感觉与父亲身体隔了些距离,中间被子是塌下去的。

我在等父亲打鼾声。平常父亲入睡极快,沾床就着,鼾声如雷。我俩平躺着,我像一根紧巴巴的棍子,大概父亲像一根铁条,绝对的平行线。父亲的鼾声却久等没来,感觉他辗转一下,又躺平。“你在学

校吃得饱吧?”父亲突然问我。带着被子口阻挡的噓噓的气息,“嗯,吃得饱。”我装出快入睡又惊醒答话的口气。“学校老师好么?”父亲又问。“好的。”“哪个老师最好?”“说不清,语文老师吧。”然后,父亲再无问话,自言自语地嘀咕着,说明天要去做哪几件农活,我便一个字也接不上了。此时,黑暗如大海大洋,盛满了我紧张的沉默,我在懊悔,前面为啥不展开点,多说几句呢。

父亲的鼾声终于起来了,没平常那么响。我却失眠了。窗口透进来些不明亮的月光,我想起头顶枞树和杉树楼板上那些旋转的豆沙黄的木质花纹,这房子是父亲一砖一瓦、一梁一木建起来的;我想起父亲在乡村的小路上,因为我惹哭了妹妹,他拿着竹条和杉树带刺的枝条追着我打;我想起父亲一发怒,两眼黄黄的,像头咆哮的公牛,我吓得躲在母亲的背后;我想起父亲到七八十里外的学校给我送生活费,带着我去拜访班主任……

半夜里,我感觉父亲穿着秋裤的腿碰到了我的腿,好像是有意的,又好像是无意的。隔着裤子,感到一阵又一阵的暖意传来,我不好意思挪开,也就没挪开。